



五
橋
邊
夢

文胸題

巴蜀
蜀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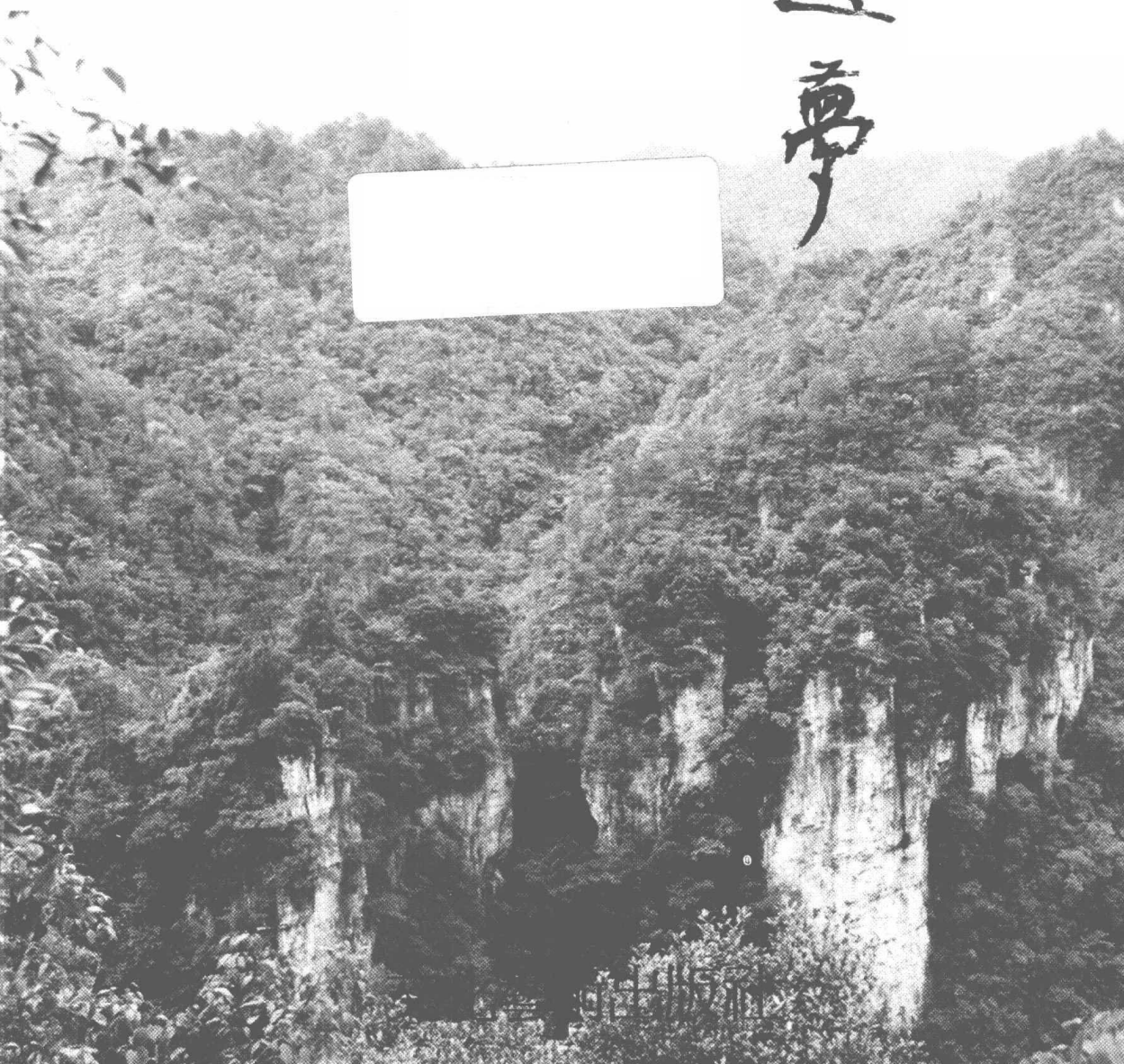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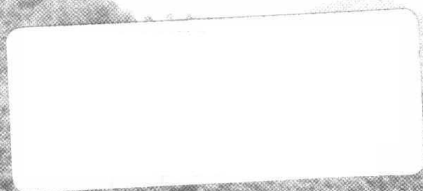
紫 夏 ● 著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紫夏 著

偏橋遺夢

之柳題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偏桥遗梦 / 紫夏著——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

ISBN 978-988-15887-3-9

I. 偏… II. 紫… III. 散文

责任编辑:奉 力

书籍装帧:艳阳天

封面设计:卡 柳

封面题字:潘文勋

偏桥遗梦

作 者 紫夏

出 版 者 文化艺术出版社

CULTURE AND ARTS PRESS

社 址 新界马鞍山恒安村恒月楼,316 室

ROOM 316, HENG YUET HOUSE, HENG ON ESTATE,
MA ON SHAN, N.T.

电子邮件 liufan128@126.com

承 印 者 贵阳经纬印刷厂

开 本 650mm × 980mm 16 开本

印 张 25

字 数 410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3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-988-15887-3-9

定 价 HKD 45 元 RMB 50 元

告读者:版权为原作者所有,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份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—05432551 wam520wj@126.com



《偏桥遗梦》序

刘 锋

我和紫夏是好朋友，认识已三十多年了。我知道他平常爱点新闻之类的写作，也取得了一些成绩。当听说他要出本散文之类的书，且内容多涉及家乡的事，绵绵的乡思便在我心头萦绕开来。翻开他送来的修改稿，我才知道紫夏经营散文已多年了，有的还在海外的杂志上登载过，这更让我感到欣慰。他的散文就像酵母一样，把乡情酿成了米酒，醇厚，浓郁，天长地久的温馨，读着字句我似乎也有了点醉意，故土的山水人情又被勾现出来。金钟山就在我家的背后，出门或回家都会看到它。每次出门时，看不见金钟山就算离开家，加快脚步，不用再回头了。每次回家，远远望见了它，那种快到家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。它似乎成了家的一种空间符号，也成了我生命历程的一个路标。濉阳河、偏桥是我第一次进城的参照物，也是念师范时信步悠哉的地方，虽然未有过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”的豪情，但却曾被江山指点，文字激扬，梦想成为一个县城里的居民。也许这些正因应了紫夏的《偏桥遗梦》。

从资格上来说，我不知道紫夏与文学有什么缘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文联会员的头衔，更不会像别的人那样海聊神侃，标榜自己是什么家之类的。我想他的文在心中，在笔尖下，而不在嘴上。他不事张扬，不推销自己，却正是深沉，是对文学的真诚。我喜欢这种酷

爱文学却不以文学装饰自己的人。施秉是我的故乡,我对于故土一往情深,即便偏于一隅,我也希望有人能站出来,用笔写写为那片土地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,那里的人们如何体验自己的社会人生。即便他写的文字不那么艳丽,至少在那片故土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一点定格的东西,而不让岁月磨损。

翻阅他的《偏桥遗梦》书稿,我有点按捺不住了,起初我以为是几万字的小东西而已,谁知居然是三十多万字的文集,可见他平时的良苦用心。书稿的内容很丰富,施秉的自然风光、历史传奇、民风民情尽纳其中,且写作也十分大气。看他的作品等于到故土去神游,听一个始终守在那里的读书人,用清新典雅的语言,描摹他记忆里的真,采撷到他的美,倾吐他对故土的观察体验、人生感悟。字里行间里暗藏思想,笔端常带情感。那刚从灶台上流出的米酒冒着热气升腾起来,醇香扑鼻;那濉阳河畔成年累月嘎嘎作响的水车不停的转动,把春夏秋冬来回地输送;失落在历史长河中的偏桥,让他一遍遍的找了回来,梦境般的让我们回到了从前……虽说有几分苦涩,确也有几分清爽。乡土味,人情味,山野味出来了,慢慢品咂,良久低徊。紫夏虽不会写诗,但他的笔一触及乡野、山川、草木、民风,就有诗意隐隐透出,从而实现了“诗意的栖居”(海德格尔语)。

紫夏散文以写实见长,他没有半点让人读了不知是什么东西的言情小调。他就以真诚的心,抒写自己生活中那片故土所见所闻所感。就写日常生活的常态和变异,并从它的常态和变异中看到时代的折光和社会的影像。从紫夏的书稿里,我觉得他的文字不算清新、灵动,有时还甚粗犷。但我们可以从文字中读到他细腻的情感走向。俗话说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人创造一方独特的文化。也许这云台山,也许这濉阳河,决定了他这样一种写作的风格,而又因为有了这样一种风格,我们也才能见到这种寄情于山水间的好作品。在特定的情境中,艺术才能郁勃,从而感染人,打动人,直逼人的心灵。

紫夏有平民本色,书生情怀,决定了他的人格坐标、价值取向和

艺术追求。我们不能强求作者有大家风范的大作。我想人只要有这样一种精神追求已不容易了。因为文学是寂寞的事业。把文学当作精神的寄托,耐得寂寞,孤灯寒窗,案头书册,胸中华章,充实了寸心,也滋润了凡俗生活,使每个平常的日子都绽放亮光,总比昏昏度日的好。

我不懂散文,却要为散文集作序,这实在是外行假冒内行,很不自知之明。然而朋友之托又能够怎样呢,也就只好勉为其难,搜索枯肠,挤出几段干巴的文字来交差。恐怕要紧的不是什么花言巧语,而是存着的那一份真情吧。

最后,对于紫夏,我的期盼是,既然已经出发,就不要停下脚步。愿他出更多更好的书写家乡的自然社会人生的作品,去慰藉现代许多焦躁的心。谨以此文恭贺《偏桥遗梦》散文集的问世。

作者:刘锋 原籍施秉,贵州大学教授、博士、博士生导师,贵州苗学会副会长,曾发表高质量论文40余篇,出版个人专著《民族调查通论》、《「百苗图」疏证》等,主持国家级课题多项。



目 录

《偏桥遗梦》序	(1)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辑 山水寻梦

偏桥遗梦	(3)
佛顶山考察记	(14)
金钟山散记	(26)
秋游西华山	(33)
神往云台山	(42)
贵州屋脊散记	(48)
九龙山游记	(56)
秋踏马鞍山	(65)
古佛山:永历皇帝的最后归宿?	(72)
三台山	(85)
不眠的杉木河	(88)
漫话诸葛洞	(90)



不一样的西江苗寨	(222)
革夷印象	(229)
漂城的雪	(237)
施秉荫沉木与阴沉木的传说	(241)
千里苗疆门户——偕岛	(244)
巴峡神韵(电视风光片解说词)	(248)
春花秋月何时了	(254)
孤独的“瞎”想	(257)
黄飘斑各:让人心醉的苗寨	(260)

第三辑 边地民俗

一场唯美浪漫的苗族婚礼	(267)
呼唤生命的祭典	(271)
神奇的换花草	(275)
聆听邕沙人的述说	(280)
苗族“筏娥”	(288)
反映新石器时期的苗族史诗——《豆纽》	(291)
苗族:悲壮的葬礼	(296)
黔东南苗族斗牛文化	(305)
祭桥节:人类繁衍的节日	(311)
一曲永恒的生命乐章	(314)
濠阳河畔追蜂人	(323)
那时的中秋	(327)
靛阿莎文化节:感受浓浓的传奇美丽	(330)

追忆蕨粑	(335)
母亲老了	(338)
不能丢掉传统吉巴梭祭祀	(340)
苗事记忆	(346)
送纺车	(350)
苗族“打花猫”	(352)
苗族依“毋”	(354)
苗族“叫魂”	(356)
苗族“推显都”	(358)
苗族《坎逗浏席》的故事传说	(359)
平寨是独木龙舟的起源地	(361)
苗寨水井:值得留念的圣洁之地	(363)
奇异革家风俗	(365)
《刻道》故事	(372)
姊妹花开的季节	(376)
 后 记	 (385)

第一辑

S山水寻梦

HANSHUIXUNMENG





偏 桥 遗 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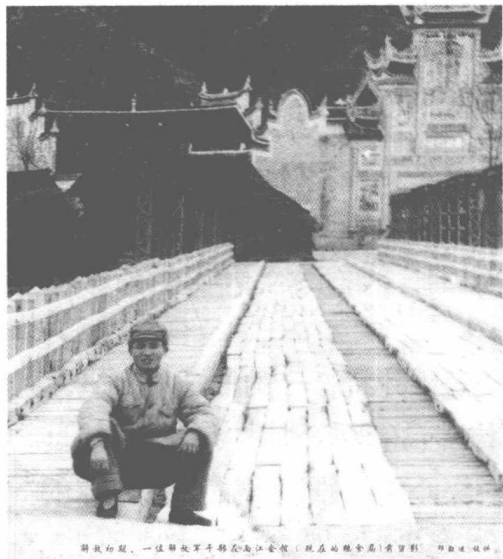
偏桥，施秉县城的古名，它的消失并不遥远，只有五、六十年的历史而已。现在人们不再知道“偏桥”，我们只能从典籍中去寻找了。就是长相与守的施秉人，也有很多人不知道。说到“偏桥”只能如梦一般去想象了。为了找回过去的记忆，我想，还是用“偏桥”来称呼一遍。

偏桥，就是施秉县现在的城关，是施秉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交通中心。它的北面是北坡，有笔尖式的鸡公岩直插云霄。南面是涓涓细流的小河，从苗族山寨里流出来，清澈见底。一条大河自西向东，洋洋洒洒缓慢从城中穿过。偏桥城就镶嵌在这山水之中。

先说濠阳河。濠阳河，古称无溪、无水、无阳河、武溪。出黄平旧州都凹山（今瓮安朱家山），向东流经黄平、施秉、镇远、岑巩、玉屏、新晃、芷江、怀化，在黔城注入清水江，始称沅江。现城西之伍旗村寨，实为古人以“濠溪”之溪名命名，后来人误写后使用“伍旗”。濠阳河，自古以来就是由湘入黔的最重要水道。我们想象，在交通还十分落后的古代社会，偏居西南一隅的偏桥，一定也还没有道路。因为连接云南与内地的最古老的官道——五尺道，为蜀郡太守李冰在川滇交界的犍道（今四川宜宾）地区开山凿崖，修筑通往滇东北地区的道

路。这条道路不在偏桥。施秉的古驿道是明代才有的。

北京大学张传玺教授主编《中国古代史纲》载文：“公元前 298 年，楚项襄王使庄乔率卒循沅水而上，经黔中（今湖南沅陵）至且兰（今贵州省黄平旧州）伐夜郎。军至且兰（即旧州）船于岸而步战灭且兰”。可见庄乔灭夜郎后，以且兰有琢船，而将且兰改为了牂牁，并将濞阳河改为牂牁江，牂牁即为古且兰。可见庄乔是沿沅江溯濞阳河直至黄平旧州登岸灭的且兰和夜郎。楚皇帝要想统治西南，派庄乔率卒进滇（云南）当然是“循沅水”而上的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那个只使用青铜器的冷兵器时代，庄乔一定伙同他的部下，一手提着青铜器类的兵器，一手还提着弓箭，穿着草鞋，乘着还不是很大的木船，沿濞阳河浩浩荡荡而来。濞阳河一向风浪不大，除了东部的诸葛洞给他们带来一点麻烦以外，走走停停，虽说是远程行军，但也不会那么辛苦的。那时，还没有贵州这样的行政区，就是偏桥这样的苗族居地区，他们只能知道是五陵之“蛮地”而已。加之，当时森林茂盛，苗族人都主要居住的高山之上，沿着水路行走自然一路畅通无阻。庄乔过了诸葛峡后，看到这开阔的偏桥之地大喜，因为他被眼前的景致惊呆了：几湾清澈泓河，洋洋洒洒自西向东而来，交织成一个若大的水乡泽国，郁郁葱葱林地、阡陌纵横的田畴、穿着土衣土布的土著苗民在河流间撒网，那鹭鸶在三板船头间翻身嬉戏，掀起阵阵的浪花。可惜他的目标不是在这里，而是还在很远的夜郎国，因为是楚项襄王派去征服夜郎国的。他不想把精力放在这个不大的几个小渔村上。他带着他的队伍在村郊外的一处开阔地安营扎寨之后，第二天便遗憾地离开了去。据说，那一夜庄乔在周边的一个草舍里，找来了一个苗族老人问路。老人告诉他，沿河此去两天就到了“且兰”（yuis nangb——苗语，也就是住人很多的城），那里叫着“往介”，是我们苗族皇帝住的地方，有一个开阔的大坝。庄乔似乎没有听懂，只记住了“且兰”二字，也就不再问下去。不过老人看他们拿着兵器的，还是有点警觉，觉得给这家伙说了，会不会做出见不得人的事来？于是在他



解放初期，一位解放军干部在偏桥江会馆（现在的粮食局）前留影。陈国雄提供。

离开时又补了一句：“你到往介可不能伤害那里的人，否则你回不了楚国的。”庄乔只是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可庄乔不听，到了往介后，见到的“且兰”觉得不是偏桥老人说的那样好，“牂牁地多雨獠，俗好巫鬼禁忌，寡畜生，又无蚕桑，故其郡最贫”。可他怕自己灭不了夜郎，硬是强迫那且兰王出面灭夜郎，且兰王不干，他就以自己的实力

灭了且兰，从此且兰便消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。也许是因果报应，庄乔既灭了且兰和夜郎，还真中了偏桥老人说的那句话，回不了楚国，只好跑到云南“留王滇池”。

濞阳河是古代的一条主要的交通要道。从汉至清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，它都扮演着重要交通枢纽的角色。而这条河的最大障碍就是偏桥东面的诸葛洞，因那峡口处滩水湍急，波涛奔吁。为开通濞阳河这一交通要道，诸葛武侯南征苗族孟获时，曾在此凿河以便漕运，故称“诸葛洞”。元大德十一年（1307）始凿纤道。明弘治三年岁次庚戌（1490）续凿。或凿石为径，或青石铺墁。一时骚人墨客、官绅士商，择崖题刻，现清晰可见者有“永定河记”、“百子千孙”、“停蓄渊深”等多处。据乾隆《镇远府志》载，明大德十一年（1307）四月八日，在北岸崖壁上，镌刻“在山形势已仁威，何必趋车占水湄。为汝碍舟呼匠者，少顷一刻即平夷。”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，贵州巡抚郭子章疏浚水道以通楚，镌刻“大屏山”、“小屏山”、“总名小武夷”。同年，郭氏作“偏桥新河成放舟东下”诗，内中有句：“桥畔拿舟一叶轻，扬帆穿树入蓬瀛。悬崖直下瞿塘路，瀑布遥飞雁宕声。白鸟青猿争出没，山花岸柳递逢迎。自从诸葛南征后，千载谁人向此行？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

在修金陵(南京)皇城时,需用大量的木料也是从这条河源源不断地输往南京的。当现代的交通工具开始发达起来后,濠阳河作为交通的作用渐渐退去。

李白曾作《蜀道难》一诗,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”,言蜀道之艰难。其实通往大西南,从陕西入川难,而从湘进黔入川同样难。也因为这个“难”字,多少个朝代以来,人们对于大西南的统治是感到头疼的。

为了巩固明王朝在大西南的统治,并将自己的威望震撼到更远的地方,那时明王朝的天下棋局仿佛没有布好,因为大西南的这一步棋子不知如何布,这可是他的一块心病。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军队打下了天下,该是享福的时候了,谁愿意去那个边疆的大西南?左右为难时他叫来军师刘伯温,问其西南之棋的布法。刘沉默半晌,靠近朱元璋的耳边,低语几句,顿时,这位开国皇帝“龙颜大喜”。他们在江浙招募士兵,让他们携妻带子进入贵州,居住在设置的卫所里,战时出征,闲时屯垦。当时卫所广布全省各地,军户达近百万之众。他把自己的部队先调集到江西的上饶一个叫做朱柿巷的地方,出征前,由刘伯温作动员讲话了,他说:“江南千条水,云贵万重山,五百年后看,云贵胜江南。”于是,大谈云贵的美丽和开发前景,一些信誓旦旦的军人,因为想到多年的战争让他们疲劳了,当然也想去看一看那个“胜江南”的云贵,便同意。而另一些人则不愿去,作为封建帝王的朱元璋当然要采取强制手段,将这些军人捆绑着,让他们和家人一同前往。贵州成为边关重镇,全境共建立了24个卫,132个千户所,2个直隶千户所。形成了一张连接紧密、井然有序的军控大网,在这张网内驻扎军队多达20万人,贵州从此成为明王朝驻军重镇,其驻军远远多于周边的滇、川、湘、桂等地区。而偏桥是最重的卫。500多年的悠悠历史在时空中转换,仿佛弹指一挥间,古人早已逝矣,客人变成了故乡人。惟犹存是这些背着手的姿势还在,“解手”的词还在,就是现居住在偏桥的多数汉人后人,总还时不时提起他

们的故地——江西朱柿巷的，仍旧为他是江南人而骄傲不已（注：传说贵州人现在行走时，常背着手，是因为他们是捆绑来的，他们没有忘那时来的姿势。‘解手’一词说是要撒尿时，必须解开手才能撒，于是贵州人将撒尿称作‘解手’）。沧海桑田，而今这些卫所的遗迹大多散落到了历史的时空中了。

偏桥，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因为“偏桥距沅州四百余里，中联三卫，为滇黔楚咽喉。……以为滇、蜀、黔、粤、楚五省总枢。”加之，“黔方鬼国，面面皆苗，……错镶于府、州、县、卫之间。”明军的到来，着实让这个苗疆之地的偏桥——这个进入大西南的桥头堡的土著民受尽了苦头。偏桥就如走马灯似的几经易族人居住。据说，从明朝至清朝的近五百年间，偏桥有上百次的造反和镇压。明清时期，历届统治者不得不修城固疆。明洪武二十二年，偏桥开始筑卫城。《镇远府志》载：原筑城“一千一百二十八丈，高一丈二尺，外石内土，垛二千二百，城楼四，西角敌楼一，东水关一。万历二十七年，增建敌楼八。国朝（清朝）康熙二十六年载卫并县，移县治于卫城。”当然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可历届反动统治总是将这里的蛮民斩尽杀绝，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悲剧。如今城已不复存在，垛已消失，关已不见……逝者如斯。我们所能见到的是濞阳河还在流动，鸡公岩也仍旧巍然屹立。不过，我们也不得不为朱元璋那位军事家、政治家刘伯温远见卓识而惊叹。

谈到偏桥，我们总要想到交通对于大西南的历史地位。话说明朝初年，地处黔西北的乌蒙山区还是化外之地，是明朝中央政府可望而不可治的地方。明洪武初年，云南已平，贵州已于两年前设置省级军事统治机构都指挥使司。保持云贵稳定是明王朝的大局。没有料到，这一年贵州都督马烨却闯了一个不小的祸事。人称“马阎王”的马烨是个鲁莽武夫，骄纵横蛮，不懂政治谋略。他认为奢香不过是“鬼方蛮女”，对她接替其夫霁翠担任贵州宣慰使这一很高地位的职务，心里不服，总想把她干掉。那年贵州大旱，奢香恳切陈诉人民无

力交税，马烨不仅不听，还不由分说，令壮士把奢香衣服剥下，裸而鞭笞其背。马烨的用心是想激奢香反，然后有理由出兵镇压之。本来奢香属下早就恨透马烨，这一下更激起众怒，头人们纷纷带领兵丁聚集奢香军门，誓助奢香起事造反，形势十分紧急。这时，奢香非常镇定。她声明“反非吾意”，劝导大家千万别中马烨的圈套。同时，与贵州宣慰副使宋钦的夫人刘淑贞商量，由刘先去京师向朱元璋面陈情真相，然后奢香亲自晋京去见朱元璋。洪武十七年(公元1384年)，朱元璋召奢香进京，本着对西南土司的一贯政策，安抚奢香，将马烨召回京师治罪，平息了事态。奢香回到贵州后，一面宣扬朝廷的威德，使“诸罗大感服”，人心安定；一面履行诺言，刊山通道。在洪荒草昧，“羊肠险恶无人通”，雪栈云林，“落落千秋无通款”的贵州高原，奢香亲率各部，组织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，“披荆斩枳剪蒿莱”，“凿山刊木穿蒙茸”，开辟出以偏桥(今施秉县境)为中心的两条驿道：一条向西经水东过乌撒达乌蒙；一条向北经草塘、陆广、谷里、水西、奢香、阁鸦、归化、毕节等九驿。从此“鬼国山河改，皇华驿路存”；“九驿邮初置，三巴路已通”。从奢香夫人修筑“五尺道”这一事实，可以说明，偏桥在大西南的重要地位。

透过历史的烟尘，不难想象，在600多年前既不通驿路且虎狼出没的磅礴乌蒙山脉间，满怀愤懑和委屈却又心中装着一方子民的奢香夫人，用一个女人的柔弱之躯历经了怎样的艰难困苦，才到达南京的？她是否在口干舌燥忍饥挨饿中一边前行一边想着怎样开通五尺道？就在她大获龙恩领命回来后，五尺道的修建就提上了议事日程。五尺道的开通，促进了云、贵、川三省的开发。由于奢香夫人的杰出贡献，其时在大明王朝的各土司中，奢香位居各宣慰之上，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，在今天也有人曾高度评价说奢香夫人是“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先锋”。

林则徐，清朝后期政治家、思想家和诗人，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，其主要功绩是虎门销烟。官至一品，在任云